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 维斯 (Roslyn Weiss) ● 著

洞穴中的德性

——柏拉图《美诺》中的道德探究

Virtue in the Cave

Moral Inquiry in Plato's Meno

郭振华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1403438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B502. 232
79



洞穴中的德性

——柏拉图《美诺》中的道德探究

Virtue in the Cave

Moral Inquiry in Plato's Meno

[美] 维斯 (Roslyn Weiss) ● 著

郭振华 ● 译



北航

C172270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502.232

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洞穴中的德性:柏拉图《美诺》中的道德探究 / (美)维斯著;郭振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集)
ISBN 978-7-5675-1357-0
I. ①洞… II. ①维… ②郭… III. ①柏拉图(前427~前347)—伦理学—研究
IV. ①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851 号



VIRTUE IN THE CAVE: MORAL INQUIRY IN PLATO'S MENO

By Roslyn Weiss

Copyright © 2001 by Roslyn Weiss

Virtue in the Cave: Moral Inquiry in Plato's Meno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780 号

柏拉图注疏集

洞穴中的德性:柏拉图《美诺》中的道德探究

著 者 (美)维斯
译 者 郭振华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童赟赟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http://hdsdcb.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357-0/B·811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洞穴中的德性

——柏拉图《美诺》中的道德探究

Virtue in the Cave
Moral Inquiry in Plato's Meno

[美] 罗斯 (Kostas Vlass) 著

刘小枫 译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

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
- 3 克力同(罗晓颖译)
- 4 斐多(刘小枫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刘振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译)
- 4 治邦者(张爽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译)
- 3 会饮(刘小枫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稼译)
- 4 情敌(吴明波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译)
- 3 拉克斯(罗峰译)
- 4 吕西斯(黄群译)

卷六

- 1 欧蒂德谟(万昊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译)
- 4 美诺(郭振华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译)
- 3 伊翁(王双洪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缨译)
- 2 王制(史毅仁译)
- 3 蒂迈欧(叶然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译)
- 2 法义(林志猛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蒐译)
- 4 书简(彭磊译)

杂篇(戴君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我寻求独一的德性，

却在你拥有的东西里面找到一大窝各种德性。

——柏拉图《美诺》

中译本说明

本书是对柏拉图《美诺，或论德性》(以下简称《美诺》)这篇对话的通篇疏解。德性是柏拉图伦理学的首要主题，也是古希腊哲学的重要主题。柏拉图的《美诺》是直接处理德性问题的一篇重要哲学对话，也是柏拉图作品中唯一一篇以德性本身为主题的哲学对话。该对话以德性问题为主题，以苏格拉底和美诺为主要对话者，通过追问“什么是德性”、“如何获得德性”以探讨关于德性的知识。

在《美诺》中，苏格拉底没有像高尔吉亚或普罗塔戈拉那样直接教授关于德性可教或者不可教的理论，而是似乎只向对话者提问。其实，提问者若非真正关心回答者，就不是真的在提问；谁像苏格拉底一样以提问为生活中的事业，就绝对关心一种回答。因为苏格拉底的提问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就值得问的东西提问，是一种关键性的提问。追问“什么是德性”，意味着探究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是否回答这一问题、是否寻求辩解、是否做出辩解，意味着是否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诚如苏格拉底受审时所言，“对于人来说最大的好就是，每天都谈论德性，谈论别的你们听我说的事——听我说对自己和别人的省察，听我说，未经省察的生活不

值得过”^①。

本文主要通过探讨美诺在苏格拉底追问下给出的三个德性定义以及苏格拉底分别作出的回应,展现《美诺》中的道德探究的三个方面:“列举”与“定义”之辩、“多”与“一”之议、“美”与“善”之争。

一、列举与定义:德性的部分与整体之辩

在苏格拉底追问下,美诺给出的第一个德性定义是:

苏格拉底啊,但这并不难讲。首先,如果你要男子汉的德性,这很容易。男子汉的德性就是,能够承担城邦事务,而且在执行城邦事务时,对朋友做好事,对敌人做坏事,小心别让自己遭殃。如果你想要女人的德性,那也不难讲,女人要好好齐家,保全家里,服从自己的男人。小孩子的德性有所不同,包括女孩子和男孩子。老人的德性也不同,如果你想要的话,[老年]自由人的德性也不同,如果你想要的话,[老年]奴隶的德性也不同。还有许多其他德性,所以,要讲什么是德性,没问题。各种活动、各个年龄段,依我们各自作用的不同各有其德性,与此相应,依我看,缺德也是这样,苏格拉底啊。^②

然而美诺所答,非苏格拉底所问。苏格拉底让美诺讲讲美诺

① 柏拉图,《申辩》,38a5以下,见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50,强调为引者所加。

② 见柏拉图,《美诺》,71e1—72a4,引者自译。希腊文笺注本参 Plato, *Plato's MENO*, R. S. Bluck 编,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页154—155。

的老师高尔吉亚关于德性的看法,而美诺讲的是自己关于德性的看法。苏格拉底显然对高尔吉亚的定义更感兴趣,这暗示出美诺的被动而不自知。而且,就问题是“什么是德性”而言,美诺的回答甚至算不上一个定义,因为它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德性,而是列举各种德性。且列举中至少有两项明显的缺失:第一,只提到老年奴隶,却没有小奴隶,但是美诺身边就有一位小奴隶——在下文中,这位小奴隶将被苏格拉底唤上前来进行几何演示,成为这篇对话的重要配角;第二,只提到男子汉“小心别让自己遭殃”,却没提到使自己受益,而这似乎才是美诺后来几乎唯一力图去做的事情:不惜损害一切人,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只要能使自己受益。^①

美诺的第一个德性定义相当含混,其含混之处有三。第一,女人的德性在于“好好”齐家,男子汉的德性却只讲执行城邦事务,不讲“好好”执行城邦事务,似乎只要执行城邦事务便无所谓好坏或者说超善恶。第二,该定义中各种人的德性之间似乎有矛盾。例如,提到女人的德性时都是对人好,与之相对,损害人就是缺德;而提到男子汉的德性时,损害敌人却是一种德性。第三,整个定义可以分为三部分:青壮年人、小孩、老人。先提到男子汉和女人;在谈小孩子的德性时,却先提女孩子、再提男孩子,这暗示青壮年人的德性不同于小孩的德性;接下来提到老年自由人和老年奴隶的德性,更是暗示青壮年人的德性不同于老人的德性。总之,在整个定义中,美诺作出的区分暗中强调的都是青壮年人,即完美的人、处在最佳状态的人。

在回应美诺第一个德性定义时,苏格拉底强调,自己问的是单数的德性(virtue as such),而非复数的德性(virtues)。正如问

① 参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页58—59。

什么是蜜蜂,却得到对一大窝各种不同蜜蜂的列举。定义着眼于整体,列举着眼于部分;定义着眼于同一,列举着眼于差异。要讲什么是德性,等于为德性下定义,等于要讲出关于德性整体的知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只有拥有关于整体的知识才能认识部分。

接下来,苏格拉底继续以蜜蜂为喻(image),制作一出“对话中的对话”或者说“剧中剧”。该剧中剧的要点有二:

第一,剧中剧的要害在于试图悬置、打破甚至摆脱原有对话(即美诺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的因果(causality)。通过引入一位匿名、不在场之人进行假想中的对话,使美诺有可能超出自身、反观自身。尤为重要的是,这使美诺由提问者变成被问者,苏格拉底由被问者变成问者。对话者的问答关系完全颠转。我们知道,决定和主导对话方向的往往是提问者而非被问者。

第二,苏格拉底以蜜蜂为喻,但是蜜蜂之间的差异远远不如人的道德德性之间的差异那样复杂。实际上,苏格拉底是在暗示,美诺意欲超越诸道德德性之差异,直接得到同一的、整体性的德性。在《斐多》82a—c处,^①苏格拉底谈论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时,区分了各种人。第一种是追求智慧的哲人,这种人最幸福,会回到神身边。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各变成某种动物。第二种人是僭主(tyrant),会变成狼,他们游走于整体之外,或者自成整体。剩下的第三种人会变成蜜蜂、马蜂或者蚂蚁——这种人只具备日常意义上的正义和节制,而不具备智慧和勇气这样的德性。美诺缺乏智慧和求知欲,显然当不了哲人;因为缺乏正义与节制,美诺不会认为自己是蜜蜂一样的人。美诺似乎想成为第二种人。

^① 参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前揭,页242—243。

二、多与一：德性的容他性与排他性之议

在苏格拉底追问下,美诺给出第二个德性定义:“除了能够统治众人以外还有什么呢?如果你想要多中之一。”^①

在正式回应第二个定义之前,苏格拉底再次让美诺回忆“你追随的高尔吉亚”怎么讲。此处美诺并未因被当作传声筒对待感到受冒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节制的德性。然而,在该定义中,德性就是“能够统治众人”。这是全篇对话中美诺给出的三个德性定义的中间项。该定义揭示了第一个定义中未明言的东西:美诺的德性定义是排他的(exclusive),而非容他的(inclusive)。在希腊文中,“众人”为 anthropoi(“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中的 anthropo-即源于该词),不同于 aner(“人”、“男子汉”、“英雄”)。Aner 指有能力、有财富、有地位、为人敬仰的真正的人,奴隶称得上 anthropoi,但称不上 aner。按照该定义,德性独属 aner。可是这样一来,遑论奴隶,就连女人、老人、小孩都谈不上有德性、符合人应该有的样子(eidos)。唯独进行统治的男子汉有人样,其他人,即便好女人、好老人、好孩子,都缺德,都谈不上有人样。这样的统治者是怎样的人呢?僭主。僭主在常识中是有德之人?显然不是。

我们注意到,我们无法据美诺的第二个定义说明例如小孩和奴隶的德性。苏格拉底问美诺,但那样一来,美诺啊,小孩子和奴隶的德性也是一样喽,他们都能统治主人,依你看,进行统治的奴隶仍然是奴隶?这句话前半句提到“小孩子”和“奴隶”,后半句却只重复“奴隶”,即离该定义所规定的德性最远的一种人,也是城

^① 柏拉图,《美诺》,73c7-d1,参 Plato's *MENO*,前揭,页 156。

邦中最低的一种人。很明显,该定义是一个排他的、最高意义上的德性定义。这句话的另一个要点在于,美诺定义中讲的是“能够统治众人”,而苏格拉底在奴隶方面进行重述时,先是提到“能够统治主人”的奴隶,然后提到“进行统治的奴隶”——美诺没有注意到此处对统治的“潜能”与“实现”的混淆。如果美诺所言为真,那么小孩和奴隶要有德性,都必须有能力统治,这样就难免出现如下状况:小孩统治父母,奴隶统治主人。哪个主人敢要能统治主人的奴隶?哪对父母不会对能统治父母的小孩头疼?此处埋下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奴隶-主人”一线见于苏格拉底用“小奴隶演示”使其主人美诺明白一些事理,而“小孩-父母”一线见于下文中的“俄狄浦斯”悲剧主题。

在美诺第三次定义德性之前,苏格拉底开始用其他范例,向他展示如何“定义”。在之前的讨论中,美诺没法讲“什么是德性”,只能指出这种具体德性、那种具体德性,可是即便他的列举穷尽一切德性,我们也不能说这就是德性定义。正如列举各种形,也不能说这就是形的定义。于是,苏格拉底再次制作一段剧中剧,只是剧中剧的两位主角发生了变化:提问者不再是苏格拉底,而是“有人”;被问者不再是“有人”,而是美诺。剧中剧里的美诺就像小学生一样,一步接一步紧跟苏格拉底。而剧中剧里的美诺的回答,都得到《美诺》中的美诺的确定。

在以形为例之后,苏格拉底继续以色为例。列举白等个别色,不等于定义色。为何以形、色为例?因为形和色非常显而易见,目之所及皆是“形形色色”。正如个别的白不等于色,个别的圆不等于形,刚才列举的那些个别德性也不等于德性。与此同时,形与色的范例还有别的启发:正如曲与直两种相反的形都是“形”,正如白与黑两种相反的色都是“色”,那么,难道主人的德性与奴隶的德性两种德性不都是德性?“既然你为多冠以同一名

称,你说它们,甚至包括那些彼此相反的形,无不是形;既然你将圆和直都命名为形”——苏格拉底在此处提到“名称”。虽然主人德性与奴隶德性从某种角度讲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甚至高低,但他们在作为“名称”的德性方面并无不同。苏格拉底很清楚,把美诺搞糊涂的是“名实”问题,或者说“名副其实”问题。从日常生活经验上讲,如果有人认为知道你的“名字”等于了解你的“实质”,那你一定会非常不以为然。关于苏格拉底此处的真正用意,克莱因指出,此处苏格拉底以色定义形,色不离形形不离色,其实是在引导美诺得出苏格拉底著名的基本命题:没有知识就没有德性,没有德性就没有知识。知识伴随着德性,德性在某种意义上先于知识。德性是知识,并不意味着德性与知识完全“同一”,而是说,你不可能看到二者单独出现,因为二者总是“伴随着”出现。^①

但美诺对苏格拉底所给的范例非常不满。尽管该范例看上去已经足够科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常理,然而美诺还是将了苏格拉底一军:你这个定义不完备,太“肤浅”。可是,指出对方定义的不完备性,不正是苏格拉底惯常的做法么?苏格拉底佯装不知,故意问美诺是什么意思。其实按照美诺这种问法,苏格拉底方才完全可以反问美诺:你说德性就是统治众人,可是什么是“众人”?正如美诺下次定义时以苏格拉底大概知道什么是“众人”为前提,苏格拉底给形下定义时也以美诺大概知道什么是“颜色”为前提。可是美诺不接受这一前提,他答道:你用色定义形,可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并不认识色,而是像对形一样困惑于色,你又该如何作答?”从日常生活经验上讲,除了盲人和色盲患者这些特例之外,谁会不识色?至少美诺在上文中就曾表明自己识色,提到过自己认识白色以及其他颜色。此处,美诺一定要讲,在

^① 参克萊因,《〈美诺〉疏证》,郭振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60—80。

用色定义形之前、在以色为出发点定义形之前，必先定义色。这是一种非常“几何学”式的做法，作为高尔吉亚的学生，美诺不可能不熟悉这种做法。如果我们在定义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先定义用来定义它的东西，那这个过程岂不是要无限推下去？即便就欧几里得几何而言，也并非没有公设或者说前提，且不论这些前提在几何学家看来何其“自明”。也就是说，美诺甚至超出了几何学，要追求一种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的科学。我们总要用某种程度上“已知”的东西定义“未知”的东西。正如更为“显而易见”的色可以充当我们认识相较而言没那么“显而易见”、更为抽象的形的起点，也许更为“生活化”的德性可以充当我们认识相较而言没那么“生活化”、更加理论化的知识的起点。

于是，苏格拉底说：“形是立体的界限。”对几何有兴趣的美诺显然喜欢这个定义，急忙请苏格拉底照样讲讲色，甚至没有对苏格拉底表示感谢。美诺之前答应，只要苏格拉底用形的定义满足他，他便会用德性定义满足苏格拉底。可以说，美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因此并不正义。美诺喜欢这个定义的原因在于，它更几何学、更科学、更技术化、更专业化、更不“肤浅”。在苏格拉底讲辞中，相比之下，第二个定义显然更“科学”、“抽象”，第一个定义显然更“常识”、“具体”。科学脱胎自常识，由常识抽象而来。问题在于，科学会不会遗忘作为其来源的常识、会不会鄙视常识甚至使自身孤立于常识；正如我们看到美诺之前的两个德性定义之后也许忍不住要问，作为第二个德性定义的化身的统治者（因为美诺并没有说是“正义地统治”，我们甚至可以说该定义的化身是僭主），会不会遗忘作为其来源的城邦或者说各种邦民、会不会鄙视邦民甚至使自身孤立于常识？正如苏格拉底所暗示的，第一个形状定义的主语是“我们”，第二个形状定义的主语是“我”。

三、美与善：德性的诗与哲学之争

在苏格拉底请美诺抛开高尔吉亚自己讲讲时，美诺给出第三个德性定义：“好吧，依我看啊，苏格拉底，德性正如诗人所言，就是‘欣赏美的东西，而且对其有能力’。我也这样讲德性：欲求美的东西并且有能力得到。”^①

美诺说“德性正如诗人所言”，也就是说，美诺并没有自己讲，而是引述一位佚名诗人。换言之，在给出两个“高尔吉亚式的定义”之后，美诺给出一个“诗人式的定义”。克莱因注意到，“来自别人的、回忆起来的意见，一直‘伴随着’美诺所想的東西。这显得就是美诺的‘习惯’”。^②美诺并未遵循之前苏格拉底给出的定义样本。即便通过引述诗定义德性时，也并未完全遵循诗句的样本，而是将诗中的“欣赏”替换为“欲求”。将“欣赏”等同于“欲求”，等于要“欣赏”某样东西或者某个人就一定对其有“欲求”或者说想^③要得到、想要使其属于自己。而且该定义再次遗忘给“欲求”或者说“得到”加上“正义而非不义”（即“好好”的具体要求）的限定。而且，按照美诺的定义，德性不但在于“得到”，甚至在于“欲求”。

这个定义的确很诗化：像诗人一样强调“美”（kalon）。这个词也有“高贵”的意思，尤其指为他人或城邦做出超出自身之“善”或者说好处、利益（agathon, “good” or “interest”）的事情所体现的东西。可是当苏格拉底问美诺“谁欲求美的东西，谁就欲求好的东西”，美诺回答说：“差不多。”此处要害在于，欲求美、高贵的东

① 柏拉图，《美诺》，77b2-4，参 Plato's *MENO*，前揭，页 162。

② 参克莱因，《〈美诺〉疏证》，前揭，页 71。